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參輯 · 陸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參輯・陸冊目錄

詩疑義釋二卷 〔清〕胡文英撰

一

凝園讀詩管見十四卷 〔清〕羅典撰

三五

詩經蠹簡四卷 〔清〕李詒經撰

五八五

詩考異補二卷 〔清〕嚴蔚撰

六七九

詩攷補二卷 〔清〕胡文英撰

七〇三

〔清〕胡文英撰

詩疑義釋二卷

清乾隆留芝堂刻本

武進胡繩崖輯

詩疑義釋

留芝堂藏板

詩疑義釋叙

此書究心數十載詳考諸家略有所得恐暮年廢井漸致遺忘聊錄數則以爲窮經之饗佐識者諒之

時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上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

識

詩疑義釋

叙

一

詩疑義釋

目錄

一

害澣害否

言告師氏

鐘鼓樂之

我姑酌彼金罍

桃之夭夭

芣苢詩取義

鵲巢何以在召南

采繁采蘋應從射義

草蟲詩取義

蕨薇

勿翦勿伐

摽有梅取義

詩疑義釋 目錄

卷上

周南召南何時作

周南召南不應如序之分屬

關雎何人作

荇菜

維參與昴

何彼穠矣確據

日居月諸居諸非語助

雄雉詩衛叔武絳

谷風詩寓意

室人交徧謫我摧我

貽我彤管

二子乘舟詩作于二子未死時

髡彼兩髦

詩疑義釋

目錄

二

桑中

蠋蠸

碩人之薌應從韓詩

碩人非衛人作

氓詩寓意

丘中有麻非淫奔

鄭風無淫詩

兩驂如舞

三英粲兮

東門之墠非淫奔

著非親迎

其魚鲂鯉脫弟字故不合韻

綢繆詩非婚姻

居居究究

葛生

小戎非出兵詩

頴如渥丹

權輿

詩疑義釋

目錄

三

月出

素冠非三年喪

蜉蝣

鷩鳩在桑

卷下

幽字應從六書

幽風止一篇

猗彼女桑

五月斯螽動股

穹室熏鼠

東山詩成王作

東山在魯地非河南之東都

勿士行枚

熠燿宵行

狼跋是歎管叔以美周公

僨爾箇豆

采薇

魚鱉膾鯉

詩疑義釋

目錄

四

祈父詩應從左傳杜注

有實其猗

朔月辛卯誤爲日

艷妻

雨無正應從韓詩作雨無其極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脫下二先字故不合

韻

荏染柔木

爲鬼爲蜮

巷伯

舟人之子

小明詩須逐字有確據

鼓鐘

神保是饗

桑扈

采菽詩樂只應從左傳杜注孔疏作樂旨

觱沸槛泉

上帝甚蹈應從韓詩

詩疑義釋

目錄

五

綢直如髮

文王蹶厥生

維此二國非殷夏

憎其式廓

誕先登于岸

不長夏以草長字作上聲讀

下武維周

生民詩帝與上帝是二

干祿百福

其軍三單非軍制

如蜩如螗螗指螳螂

荼毒非苦菜

有客

旣有淫威

靈星之尸字應作臨牲之詩

其旂旂戎

受小共大共

通釋鳥獸草木

詩疑義釋

目錄

六

通釋韻

詩疑義釋

卷上

周南召南不應如序之分屬

衛序稱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疏又云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諸侯之風先王太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正不知何所見周公應布王者之風召公應布諸侯之風又何所見周公應布文王之教召公單布太王王季之教衛序如

詩疑義釋卷上

周南召南何時作

韓昌黎筆解云旦奭分陝故別爲二南歐陽公

詩本義曰二南之詩作于事紂之時今二南中公侯干城公侯之事正文王爲西伯時詩也惟何彼穠矣篇詩傳遺說朱子疑其不穩當玩康成鄭氏引韓詩箴左氏膏肓合參春秋傳齊僖公送文姜于謹其爲平王以後詩無疑魯詩此篇序目亦載在王風不入召南

此穿鑿。韓昌黎言子夏不序詩，鄭漁仲朱晦菴極力辯之，已足破衛氏之僞矣。第朱子于邶風以下，不得解者，卽目爲淫奔之詩，此亦未孚衆論。苟悉心求之，何患不得真解。

關雎何人作

關雎周公作。見經史事類、王謝子弟傳，詩必有口義，且此詩旣冠之于周南，必于周公有關涉。方爲不虛此義，故知此詩爲周公敷政南國，述后妃之德，能佐文王求賢以自輔。范蔚宗所云詩疑義釋

卷上

二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蓋其義也。如此則在周公爲顯親揚名，以文王后妃德化被于民，民從風而化，非無故而作也。

荇菜

荇菜受經時未親見果作何形，生何地，考之數十載，乃得其真。案唐陸氏爾雅釋文，荅字注曰：詩云參差荇菜，說文作荇，又唐張參五經文字，載荇荇，注云二同，並音杏，而不載荇字。宋司馬溫公類篇載荇荇同，六書統及五音集韻五

音篇海俱載荇字，考荇从艸从水从行，此草行於水中也。故曰流之。水草如萍藻蒲皆从水，是荇乃本字。毛作荇，隸省耳。荇菜葉圓如杏，故爾雅作荇。常州名曰棓白草，池中處處有之一。一本三五莖，葉生莖端，綠面紫背，長短不齊，根長數分，白色，隨波東西。江寧人士名曰荇芽菜，亦曰芽菜，嫩時中食。桐城縣亦同。陸璣詩疏，根生水底，另是一種。杜少陵詩水荇牽風翠帶長，是也。非詩經可以左右流之之荇，此草勢如浮萍，隨風移動，故可以鼓水流之。

鐘鼓樂之

鐘鼓樂之之樂，應讀如旱澆之澆，乃西北土音也。顧氏詩本音引唐陸德明音五教反，近之矣。第五教反，僅得效音，不得澆音也。孔疏音洛，乃南音。此詩作于陝西，應用西北土音，不當用南方土音也。詩稗疏引王肯堂說亦音澆。

卷上

三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詩傳言我也，乃爾雅釋詁

言告師氏

之文鄭箋因之蘇氏云言辭也考言卽古俺字今西北及山東人土音多有稱我爲俺第此字宜用言言之言比言字少下一橫如顧野王玉篇分毫字樣台我也亦無下一橫卽其例証蓋俺字無平聲讀言字無上聲讀也今爾雅本台言我也或有下一橫疑刻本之誤

害澣害否

害澣害否之否字或作房以反或作方九反說文从口从不不亦聲案玉篇不字甫負切西北詩疑義釋

卷上

四

音讀負如舞甫負切得補越音讀負如缶故作

方九切第此詩作于西北應用西北土音不當

州越音考左國史漢所載不字及佛經不也俱應呼如補如今京師土音亦讀不如補羣經音辨作弗武切讀否如補與下母字自然同聲母字宜呼如模上聲今直隸江南陝西土音皆然我姑酌彼金罍詩釋文云說文作𠂔郭忠恕汗簡及夏竦四聲韻皆作𠂔云古毛詩考姑且也

我姑酌彼金罍

𠂔盡也說文秦人以市買多得爲𠂔多得謂都得也今西方盡買其物曰一𠂔腦兒南方謂孤注曰一得𠂔許氏之說于下句永字有關照若曰盡飲金罍而醉藉酒忘憂而不長懷于此也

桃之夭夭

桃之夭夭說文作柅九經字樣云作天隸省考天乃壽夭之夭非詠桃之本義也或隸省或假借當以說文爲正韻會引說文棘心夭夭本作

詩疑義釋

卷上

五

柅

芣苢詩取義

芣苢詩芣苢車前也故以此爲喻蓋周公乘輶布化采取羣材凡車前之材無不採也書稱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又云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士七十人其求賢有如不及故反覆不厭自采而有而掇而持而結而襍層層進境不作一類觀其蘊始盡如諸說作婦人采及兒童歌謡鬪草重複至十二句之多其義安在

鵲巢何以在召南

鵲巢詩據諸說玩之于召伯毫無干涉若偶然以冠召南者考左傳昭公元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穆叔賦此以見昔年得召公之經營民始免紂之虐比今日得趙孟之營救已始免楚靈之虐故穆叔賦此以謝其救己之德趙孟不敢當召伯之功故謝曰起不堪也是召公之經營南國救民于水火故編之以冠召南耳鳩聚也以比民不離散也嫁以喻駕言召公詩疑義釋

卷上

六

所至民皆從之也

采蘩采蘋應從射義

采蘩采蘋詩當以射義爲主切士及卿大夫說卽左傳風有采蘩采蘋亦因鄭莊公爲周卿士

不守法度怨王交質左氏引古之不失職及循法者以譏鄭莊公之失職及不循法非泛引也

草蟲詩取義

草蟲章乃南人喜見召公之詩其曰嚙嚙草蟲喻小民之呻吟不息趯趯阜螽喻小民之跳躍

無歸故未見君子而憂既見君子而釋然也次章言采其蕨蕨鱉也喻別加訪問也三章言采其薇喻微覘風旨也

蕨薇

薇菜比蕨菜相似而肥多生蘆葦下溼之地初生紫綠色近根稍白旣長有雙鬚如野蒲桃老則堅剛中作鋤鄉里婦人以馬口鐵壞之名曰金剛藤手鐲雲南曰草薜手鐲浙江曰風藤鐲此菜有二種有粘涎者湖北曰鮎魚鬚無粘涎詩疑義釋

卷上

七

者曰黃鱗鬚京中總名曰龍鬚菜雲南曰草薜菜江南曰金剛藤因薇亦刪止而得名也嫩時或燉或拌俱中食

勿翦勿伐

勿翦勿伐釋文云韓詩作剗案翦以刀翦其枝葉也剗以耜削其根之土也二者俱有傷于甘棠第召伯旣舍于甘棠之下則此樹必大非可以翦刀修削其枝葉也蔽芾傳云小貌韓詩作蔽茀讀詩記引范氏說云盛也是蔽茀乃蔽日

遮陰之貌馬傳作小貌以爲小木可翦也疏引
韓詩作箋漢書作𦨇

標有梅取義

標有梅乃求賢之詩實日也實七喻爲日無多
也求我庶士我所求之庶士也如衛序作男女
說處女而欲衆士求之于理不順亦無關召南
之化

維參與昴

維參與昴司馬溫公類篇引詩作維參與昴而
詩疑義釋

卷上

八

于昴字下不引詩是溫公諸人定其應作昴矣
讀詩記及五音集韻同考禮記月令孟春之月
昏參中尚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卽柳
宿昴古柳字參與昴皆于春時見故曰維參與
昴若昴宿則書所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不能
與參同見不得曰與蓋二十八宿四時皆在天
不至其時光華不發猶春桃夏榴秋桂冬松四
時皆在地不至其時不顯不便牽合也

何彼穠矣確據

何彼穠矣一詩諸家紛議不一考儀禮士昏禮

疏云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

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是王姬

指齊侯之妻今文姜所乘者乃其母之車非謂

齊侯之子卽王姬也知遠送之卽文姜者春秋

桓公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譙諸侯不親送

女今齊僖公遠送文姜直至魯境故傳云非禮

也其首章云曷不肅雍必文姜已露輕佻之態

故箴之也二章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周平

詩疑義釋

卷上

九

王親外孫女齊侯之女見貴人不當如桃李但
以色稱也三章言齊以盛飾釣魯絲已合成緝
無可返悔惟當規其莫辱及齊侯與平王也

日居月諸居諸非語助

柏舟詩日居月諸詩傳詩箋俱未解釋居諸二字之義至日月詩傳始云日乎月乎故孔疏以爲居諸者語助也考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昌黎大儒豈肯以語助字連用況果爲語助則應作日居月居或作日諸

月諸如日兮月兮、日乎月乎、一字已足安用易二字、豈居字專爲日之語助、諸字專爲月之語助耶、考居諸乃日月之主宰也、居與鷄同音、五音集韻圖籀文日字是日字象形、日中有鷄也、諸蟾諸也、爾雅鼃鼃、蟾諸注云似蝦蟆、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蟾蜍卽蟾諸也、日中有鷄、月中有諸、乃故老相傳之語、莊姜婦人尤好爲淺近之言、故二詩皆用之、惟柏舟詩中辭氣和緩、其日月詩照臨下土、下土是冒、出自東方、東

詩疑義釋 十
方自出、反覆言之、見天有眼、斷不容州呼逆賊也。

衛侯當治國、故曰雄雉于飛、雉之飛極疾、不能泄泄、成公本不欲往、故泄泄不果、次章下上其音、謂晉楚交兵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不能得成公一定之音信也、三章道之云遠、指至楚至陳、末章乃拒立自表之辭、此忠臣義士、千秋血淚之言、願與發潛德之幽光者、共闡斯義。

谷風詩寓意

谷風詩乃君臣之辭、托意于棄婦、實騷經十九首之先聲、故韓詩作客勿同心、千字文俊乂客詩疑義釋

卷上

十一

勿本此密勿丈夫之事、毛作黽勉、莫取其活套易曉耳。

室人交徧謫我搥我

北門詩、室人交徧謫我、趙岐孟子注、作室人交徧適我、室人交徧搥我、釋文云、搥、韓詩作譴案、譴、謫罰也、適、專主也、搥、搥挫也、譴、譴促也、室人求主人專主早斷、催促治事亦屬情理之常、若謫罰搥挫、賢者及室人身分俱失、何以入經、

貽我彤管

雄雉詩衛叔武作
雄雉詩乃衛成公由襄牛奔楚適陳、百官欲立叔武、叔武拒之而作、顏師古漢書注曰、雄謂君上也、雉治也、喻衛君乃治國之人也、公羊傳云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云、叔武訟治于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蓋叔武言

貽我彤管集注云、彤管未詳何物、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蓋古者女史執彤管以記善惡、說懌箋作說釋、此本君臣之辭、若作淫奔、則彤管爲無用矣。

二子乘舟詩作于二子未死時

二子乘舟詩考劉向新序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之子也、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人不能殺、方乘舟時、伋傳母詩疑義釋卷上十三

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云、是同舟時、伋與壽猶未死也、迨後使伋于齊、二子俱死、蓋乘舟在前、被殺在後也、玩中心養養不暇有害、是二子未死時作衛序以爲二子既死、國人傷而思之、于詩義不合、

髡彼兩髦

髡彼兩髦說文本作髡、又作髡、兩髦謂貞女翦兩髦之髮、如矛戟之張、類處女未上頭之形、則人知其守節不嫁也、髡彼猶云翦卻、不作彼此

之彼髦與髦、其制不同、詩傳云、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儀、此卽稚子垂髦時象、因序中蚤死二字爾、鄭氏注儀禮旣夕禮、旣殯主人脫髦、乃孝子蓬首著斬衰不理髮、故露于兩髦、旣殯則孝子仍須歛髮也、其云兒生三月翦髮爲鬢、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至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則非也、翦髮爲鬢、卽垂髦之基也、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其意以爲此如戲綵娛親、殊不知戲綵乃暫爲之、此長爲之、無此制詩疑義釋卷上十三

矣、以去之解脫字亦未確、若以已之髮爲髦、則男子無翦髮之理、以人之髮爲髦、則與婦人無異矣、且共伯親死而有此兩髦、此卽武公之親也、武公獨不兩髦耶、此兩髦應切貞女說、序及史記之誤、讀詩記已詳辯之、又詩中耑言母或父已死、或非父意、俱未可知、序添父字、及鄭箋以天字作父字解、若云母也、父只俱不自然、桑中

以爲公子頑，則非也。此正宣姜托于觀蠶，擇美少以淫亂，如孟姜孟弋孟庸，皆設辭也。苟如衛說，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歷數其姓，發

人陰私如此之多，豈溫柔敦厚之道耶？且果欲相竊，何必暗往桑中，顯要上宮，既顯然要上宮，則是妻淫不制，非竊也。

蟬蛻

蟬蛻詩，諸說未確。韓詩云：詩人言蟬蛻在東者，

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

詩疑義釋

卷上

古

言莫之敢指，此說稍近之而未徹。此詩乃齊人強昭伯烝宣姜，故刺之。其云在東者，齊在衛之東，其淫氣自此而生也。莫之敢指，衛畏齊之强大，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已嫁之女子于齊無與。不當强昭伯烝之也。次章朝躋于西，東之淫氣升于衛也。覆言遠兄弟父母，貞于齊無與，何必爲此也。末章乃如之人，指齊人不知命也。言宣姜命應守寡，故不配少年之伋。宣公又死也。

碩人之適

碩人之適，從韓詩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集注云：適，義未詳。考釋文：適，韓詩作過，謂有過人之才德也。

碩人非衛人作

碩人之詩，左傳以爲衛人所賦。衛氏詩序及申公詩說，大義畧同。惟劉向列女傳以爲傅母作云：莊姜初至衛，頗爲冶容。傅母作詩云：姜遂感而自修，此說大爲正理。衛人皆衛之臣子也，安敢形容國母？膚何如領何如？且國人何從見其膚？見其領，卽見之。臣子一例也。子形容其母，詩疑義釋

卷上

古

之美可乎？若傅母之作，首章言其貴族，不應以色見稱，辱及父兄親戚也。次章首四句，言其生質之美，可以任之。末二句，治容之端，可以不必。故說文：蟬首蛾眉，作頸首，从爭从貞，猶言增氣之蛾眉，不可作此冶容也。頸首句，橫截上四句，飛舞下二句，千鈞之力，如七句直落，毫無氣力。章法矣。三章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正傅母極力規諷之辭。若作衛之臣子，戲謔衛君及國母，更非體矣。四章言庶姜庶士俱佳，不可辱及從人。

古人皆重德不重色也。

氓詩寓意

氓詩乃衛獻公賂甯喜以復國，既而殺之。詩人託爲私奔被棄之辭，以爲臣子二心之戒也。其

言貿絲私布腹心也，墮垣敗檣踰閑也，復關喻

復國也，桑樞以喻獻公乃失國之人，桑樞味甘，以喻爲甘言所誘。鳩以喻久，左傳太叔文子曰：甯氏九世之卿也，而一旦滅之，哀哉是也。躬自悼矣，言此皆甯悼子自作之孽也。篇中線索井

詩疑義釋

卷上

六

井可尋，是在會心者。

丘中有麻非淫奔

丘中有麻，衛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考此詩非莊王，乃莊王之孫惠王時詩也。子國之名見于左傳國語，此子國將奉王子頽以作亂，詩人諷惠王宜弭其患也。首章彼留子嗟，彼指子頽，子嗟傳云：子國之子，此必有所本。次章將其來食，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彼不得食，故作亂，故

勸惠王以將其來食也。三章貽我佩玖，貽鄭箋作遺，蓋諷王將以惜小物而遺重器，次年秋王及鄭伯入于鄖，遂入成周，始取寶器而還，詩人蓋逆知必遺其佩玖矣。

鄭風無淫詩

鄭風本無淫詩，諸說泥于字而目爲男女淫亂之辭，深爲聖經之害，不可不辨。如將仲子，乃刺叔段之詩，遵大路，乃齊楚爭鄭，鄭人求免之詩，山有扶蘇，乃不用賢而近邪之詩，薄兮，乃厲公詩疑義釋

卷上

七

賂諸大夫以復國，既入而殺原繁傅瑕，故刺之。

狡童，乃雍糾漏言，厲公怨之而賦，褰裳爲晉楚爭鄭之詩，丰，乃鄭人悔不禮重耳，而願歸誠于晉之詩，東門之墠，乃刺莊公不朝周之詩，風雨，乃鄭伯悟而迎燭之武之詩，子衿，閔學校之詩，揚之水，鄭人諷衛人之詩，野有蔓草，樂遇賢之詩，潦渢，記風土節令之詩，此詩韓序極佳，衛序稱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詩中無此意義。